

玉機微義卷之十九

吳陵劉純宗厚輯

後學

伍龍文培橘  
沈廷颺佩游  
按

虛損門

脉法

脉經曰脉來軟者爲虛 緩者爲虛 微者爲虛

弱爲虛 濡爲虛 弦爲中虛 脉來細而微者血

氣俱虛 脉小者血氣俱少

內經曰脉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所謂氣虛者言無

常也尺虛者行步恆然脉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

要畧曰脉芤爲虛 脉沉小遲者脫氣

### 虛損脉證

難經曰至脉從下上損脉從上下也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脉血脉虛少不能榮於五臟六腑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脉之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

起於牀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然治損之法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

病機機要論曰虛損之疾寒熱因虛而感也感寒則損陽陽虛則陰盛自上而下治之宜以辛甘淡過于胃則不可治也感熱則損陰陰虛則陽盛故損自下而上治之宜以苦酸鹹過于脾則不可治也自上而損者一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心血脉虛

少不能榮於臟腑婦人月水不通三損損于胃飲食  
不爲肌膚白下而損者一損損于腎骨痿不能起于  
牀二損損于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三損損于脾飲食  
不能消尅論曰心肺損則色蔽腎肝損則形痿脾胃  
損則穀不化感此病者皆損之病也漸漬之深皆虛  
勞之疾也

謹按難經論損脉證者謂因勞損其形體血脉臟  
腑內因也故治法宜調養之已上論者謂因虛外  
感也然傷寒中暑初感必先足太陽今歸之於手  
太陰足少陰者蓋肺主皮毛腎主骨爾若此則因  
虛外感不獨傷於足經也但足經  
傷寒有傳變恐不可作損證論也

論虛爲陰氣不足

丹溪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爲萬物父母天大也爲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爲明故人身之陰陽其消長亦視月之盈虧焉夫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于乳哺水穀之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爲配以能成人而爲人

父母古人必待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  
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謂腎有補無瀉  
正是此意又按禮記註曰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  
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  
子六十四而精絕女子四十九而經斷夫以陰氣之  
成止供給三十年之運用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  
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縱欲也經曰陽  
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  
非吾之過論也或曰仰觀俯察乎天地日月旣若是

之不同何寒暑溫涼之見於四時者又如此之相等而無降殺也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猶人之噓吸也寒者吸之極氣之沉也熱者噓之極氣之浮也溫者噓之微氣之升也涼者吸之微氣之降也一噓一吸所乘之機有以使之宜其相等而無降殺此以流行之用而言前以大小虛實言者蓋其對待之體也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女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爲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

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雖不交會亦暗流而滲漏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然資其化源也古人以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謹保養金水二臟正

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  
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  
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欲以自戕  
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  
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  
上弦前下弦後月郭空亦爲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  
電飛雹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  
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爲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  
瘍正作尤不止于一日之虛今人多有春末夏初患

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論春夏劇秋冬瘥而脉弦大者正世俗謂注夏病也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隳廢興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感於體聲音之感於耳顏色之感於目馨香之感於鼻誰是鐵心漢能不爲之動也善養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一日之虛亦宜暫遠帷簿各自珍重保全天和庶可以滋助化源水得所養陰無虧欠與陽齊平然後陽得所附而無飛越之

尤遂成天地交之泰何病之可言願相與遵守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謹按人身肖天地一氣實同陽有餘陰不足而常若是此其道也故有起居不時七情六慾而增虛極者多在陰爾但世俗不審此理往往補陽是以先生論此誠千古不傳之妙實啓後人之盲瞶也且於內經謂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工候救之弗能傷也盲趣最爲明白養生者宜玩味

論虛爲勞倦所傷

東垣曰經云陰虛生內熱

云云見熱門

又云勞則氣

耗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夫喜怒不節

起居不時有所勞傷皆損其氣氣衰則火旺火旺則  
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熱無氣以動懶於言語動  
作喘乏表熱自汗心煩不安當病之時宜安心靜坐  
以養其氣以甘寒瀉其火熱以酸味收其散氣以甘  
溫補其中氣經言勞者溫之損者溫之者是也要畧  
云平人脉大爲勞以黃芪建中湯治之之意也

謹按丹溪先生曰治病之方先顧原氣蓋謂諸病  
多因虛致故也是以勞倦之證其因甚多東垣丹  
溪論治詳矣然比之虛損證不同有因病致虛者  
如傷寒暑飲食後或久病所致之類是也因虛致  
損者如病後形瘁痿弱勞瘵之類是也此則虛損  
皆與勞倦不同大抵因病致虛則爲輕蓋病勢尚

淺原氣未虛也至病初愈而復勞或復飲食勞倦或房勞七情六慾陽痿陰弱加至羸損此因虛致損則爲重病勢已過原氣已索故也愚謂此當分治如因病致虛及勞倦不足與已下諸證兼虛者宜從東垣丹溪之論治之因虛致損者又當於東垣丹溪論治而推充行之可也

論虛證爲痿

詳見痿門

論虛證發熱

詳見熱門

論虛證惡寒

詳見寒門

論虛證爲瀉痢

詳見滯下門

論虛證似中風

詳見中風門

論虛爲頭痛頭眩

詳見各門

論虛證夾痰有似邪祟

丹溪曰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氣俱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焉能愈病憲幕傳兄之子年十七暑月因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似邪鬼兩脉皆虛弦而沉數予曰數爲有熱虛弦是大驚又酸漿停於中脘補虛清熱導去痰滯病乃可安與參朮陳皮茯苓連等濃作湯入竹瀝薑汁與淡旬未

效衆皆尤藥之未對予知其虛之未回痰之未導仍  
與前藥加荆瀝又旬餘而安外弟一日醉飽後亂言  
妄見且言伊兄生前事甚的予曰非邪也食魚肉與  
酒太過痰所爲耳灌鹽湯一大碗吐痰一升許汗因  
大作因睡一宵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回乃  
姑詢其座次失序自愧因成病言語失倫其中有時  
間一句曰奴奴不是兩脉皆弦而數予曰非鬼神乃  
病也但與補脾導痰清熱數日自安其弟不信以數  
巫者噴水而咒之旬餘而死或曰病無鬼以邪治之

何至於死曰暑月赴筵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  
熱而况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云喻今  
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冷  
密其肌汗不得泄也汗不得泄則熱內燔血不得寧  
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秘要  
有禁咒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  
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自有定法符何能也  
然符水惟可治膈上熱痰一呷涼冷胃熱得之豈不  
清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令嚴寒符水入口

必冰胃而死斯言也可與識者道

論原氣陷下因虛所致

內經曰感虛乃陷下也

謹按針經曰陷下則灸之夫病有邪氣陷下正氣陷下者也然經謂邪氣陷下者是經虛氣少邪入故曰感虛乃陷下也故諸邪陷下在經者宜灸之正氣陷下者若東垣所謂飲食勞倦內傷元氣胃脘之陽不能升舉并心肺之氣陷入於中焦藥以扶持元氣胃氣是也然用藥亦有輕重輕者用升浮之劑如補中益氣湯益胃升陽湯之類是也重者宜用劫劑來復丹靈砂丹之類是也况諸邪陷下宜灸之證亦有標本不同論見寒門方後

論精氣奪則虛

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出內經通評虛實論